



# 终南山

□朱鸿

我是长安人。小时候,趴在窗口,或开了门,或是在任何一个立足之点,我都会看到终南山。我的眼睛如此明亮,是因为这样的远望增强了视力。我的故乡与终南山的直线距离不过三十里,拥有未必,欣赏无碍,幸甚至哉!

终南山素为神栖之地,是否,我未加深入研究。不过小时候我见终南山兴云便下雨,一旦云散,雨随之止。日月经天,终南山总是重威而沉默,色蓝便嫩绿,色青便老苍。奇的是它播向关中的雨,北可到渭河沿岸,也可以只到西安钟楼的金顶,或是只到西安南门,只到小寨,甚至只到长延堡村,三爻村。人辄喟叹:雨到南门外就停,再走一步便进西安城了,可惜它硬是不肯走,无可奈何。之所以城北燥,城南润,文章在终南山。

唐人十分敬畏终南山。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唐德宗下诏修终南山祠以祭神,求其赐雨,柳宗元也参与了此工作。到了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唐文宗指示封终南山为广惠公,立庙以祀。实际上终南山久有庙宇,汉武帝在公元前二世纪就于斯祭祀过太乙神。今之太乙宫当为祭祀所在,可惜遗址失焉。汉武帝谁也不怕,却敬畏我终南山。

终南山起于地,摩于天,横亘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关中与汉中之界,高且广,有容乃大。所谓终南,既指从北方绵延而来的以黄土为贵色的中原结束之地;其终止于南矣!又指发端南方并迤邐而来的重峦叠嶂的停顿之地;其南之终止矣!在这里的一个隐士固执地认为:终南山以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为介,通着古印度。古印度的信徒初赴中

国,选道路便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直奔终南山,并以终南山为居。我是长安人,入于斯,出于斯,往来相会,遂为熟知。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终南山东贯蓝田,西彻眉县,系列几百里,其中有几个秀丽的单元,包括骊山、翠华山、南五台、圭峰山,甚至也包括雄壮的太白山。终南山是其尊称,它还有一些别称或雅号:周南山、南山、中南山、橘山、楚山、太乙山、太一山、地肺山、月亮山……足证它内容之丰富。终南山更易为人接受的一种解释是: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有士颂其曰:京师之镇,国之所瞻。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上古之际,便有书指出终南悍物。不过周人之颂,显然洋溢着一种骄傲。或是春秋时代的秦人之歌吧,他们反复吟咏: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公元前138年,汉武帝狩猎终南山一带,尽其性,纵其情,也难免破坏庄稼。由于是乔装,农夫以为是一伙土匪,斥责并围攻,顿显危险。返长安城,汉武帝便打算把终南山划归为上林苑。当时是也,东方朔奏章劝阻,但汉武帝却坚持扩张了上林苑。读东方朔书,可以知道终南山的丰硕。他说:“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栢,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粟粱桑麻竹箭之饶……”

终南山一直是长安人的生存所资,尤其是它慷慨地供给了在关中建都的一个又一个王朝,把中国文明一度又一度地助向灿烂。东方朔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他不清楚终南山是地球能可贵贵的生物基因库。这里有两千多种药用植物,三千多种种子植物,包括悠久的柏、栎、樟、杉,罕见的水青树、连香树、香果树、铁甲树、七叶树、金背靴

把树、望春花、星叶草、独叶草。这里有六百多种脊椎动物,除了当年汉武帝箭射的那些鹿家狐兔之外,还有锦鸡、金钱豹、云豹、麝子、野猪、狼、果子狸、大鲵,还有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羊、褐马鸡。这里有五千多种昆虫。东方朔当然也不清楚终南山是地球重要的地质地貌博物馆,这里有非常典型的造山带地质遗迹、第四纪地质遗迹、山崩地貌、花岗岩地貌、裂谷地垒构造、冰盖顶构造、板块碰撞缝合带、冰洞、风洞、溶洞、堰塞湖,既富研究价值,又具欣赏价值。

终南山之奇,早就为人所关注。葛洪尝记录终南山有草木之异常。一种离奇草,其叶红绿相杂,茎为紫色。一种丹青树,就是所谓的盖盖树,百尺光滑无枝,其冠状如车篷,其叶一面青,一面赤,耀如锦绣。他还记录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终南山雷击起火,草木多有焚毁,之后有人在焦土之中竟拣到一具蛟骨和一具龙骨,使长安人雅俗皆惊。

玫瑰可以象征爱,如此观点已经弥漫世界,早就为有情男女所用。资料显示,这种红而长刺的植物开始是在终南山野生的,经长安人几番培育,才穿过丝绸之路到了古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并进入欧洲。终南山既如此之奇,又是神所栖之境,袞袞风流偶仗之士遂居其岩穴,作形而上的求索,便理所当然。披紫气而来的老子,在终南山楼观留下了一段教诲便杳然遁迹。也许老子不是终南山最早的隐士,不过他应该是最大的隐士,之后不时有智者在此研术究道。商山之四皓,紫柏山之张良,还有汉钟离、孙思邈、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陈抟、张载、刘海蟾、张无梦、王重阳,无不于斯修行。

尤其有趣的是,唐帝国第一家庭的公主,唐高祖之女平阳公主,唐睿宗之女玉真公主,轻其权势,重其怀虚,也在终南山修行。李隆基贵为皇帝,爱美人,但也敬老子,尽管有军国大事,不能置身炼丹,不过一旦得到老子降显骊山的消息,立即改骊山为昭应山,并封玄德公为神以祭。终南山的隐士,不管是执道还是执佛,虽然退出社会,然而他们也未必冷血。

唐人诗把中国的语言艺术锤炼到了极致,显然,终南山也给了他们灵感。“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此王维之吟。“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此李白之叹。“危松临砌偃,惊鹿躩溪来。”此司空图之诵。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诗赞终南山,并以气势而胜。不过把切肤刺骨之感表达出来的诗,还是祖咏的,其曰:“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关中平原主要是渭河冲积的。渭河南岸之水富于北岸之水,其多从终南山峪口所出。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主要是由终南山之水所冲积的。其水携带终南山草木鸟兽虫鱼的腐殖物渗透于土地之中,渐然形成黄壤之膏,田野之沃,有耕耘便有收获。关中平原养活过中国的十三个王朝,滋润过一波又一波的中国文明,其功也有终南山的水。

秦岭西起甘肃和青海,东至河南,全长1600公里。它起码包含了西倾山、岷山、迭山、终南山、华山、崆山、嵩山、伏牛山。显然,秦岭比终南山广袤。不过就得名而言,终南山早,秦岭晚。秦岭是春秋以后,甚至是战国才有的,是秦人统一天下的成果。于是终南山就变成了秦岭的一个部分,或呼终南山为秦岭也可以。

## 门外无人问落花

□韩可胜



鸠拂其羽”。鸠,指布谷鸟,谷雨节气的“发言人”。“寻花人隔帘语语,布谷鸟忙深树啼。”我小时候,爸爸说布谷声声,提醒人们抓紧播种。爸爸还说,人生也一样,“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春的努

力,决定了夏的成长、秋收获、冬的平安。第三候,“戴胜降于桑”,桑树上的戴胜鸟,也是“声声催我急种谷,人家向田不归宿”。其实哪里是鸟会催人,是勤奋的人自己要努力。

谷雨一到,春天谢幕了。所谓花开四季,最集中的是在小寒到谷雨八个节气里。谷雨节气的花信风,依次为牡丹、茶靡和楝花。牡丹富丽、硕大、色彩鲜艳,人称“花中之王”。唐朝诗人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只有牡丹才有万人空巷的魅力,人们去看牡丹,“每春暮,车马若狂”。相比之下,茶靡和楝花要冷清许多。茶靡开白色的花,南宋诗人王淇说:“开到茶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苦楝树是高大乔木,但所开的楝花细小、淡紫。明代诗人杨基这样描写他的故乡苏州天平山:“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好美!楝花之后,二十四番花信风归于圆满。

“落花流水春去也”,春去总是让人伤感的事情。但老天爷总不亏待人。这不,谷雨节气,河豚是春天美食的代表。“萋萋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鲜格格地从海里爬到江河里,爬到餐桌上,舍生取义,慰藉人们惜春伤春的灵魂。好东西常常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慰藉人们的还有谷雨茶。宋代诗人黄庭坚说:“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清明以前的茶叫“明前茶”,稀罕,尝鲜而已。谷雨茶醇厚、入味,产量也高,是春茶的代表。“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是文人生活的象征。

时光易老,岁月不居。春天,不是布谷鸟送走的,宋代诗人陆游说“无端催取流年去,最恨溪头布谷儿。”真是冤枉了鸟儿。春天,也不是茶靡和楝花送走的,还是宋代诗人曹翥说真话:“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春天,不会因为我们的无限留恋而停下离开的脚步。好在岁月各有美好,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夏天吧。

## 绥德汉

□张艳茜

绥,安抚之意;德,指的是德泽。绥德者,绥之以德也。

绥德与榆林一样,乃历史上塞北的军事重镇,以州府建制设立,故素有“天下名州”之誉。今天绥德县城所在的城关镇就叫“名州镇”。

“米脂婆姨绥德汉”,这句流传甚广的民谣,不知源于何时。很想找到一个线头牵着,一直追随着去,却连那线头都难以从年代久远的纷乱记忆里整理出来。

就这样,绥德人在民谣中出了名。绥德人不仅以聪明、勤劳、俭朴、坚韧不拔的性格令人敬佩,高大、剽悍、英俊颇有北方阳刚之气的绥德汉,更是声名远播。

曾有一个年轻男子长得很好,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厚厚的嘴唇,很是性感,一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模样。

看这男子的模样,他的祖上大概是绥德人,或是从绥德走出去的。总之和绥德该有些丝丝缕缕的关联吧。但是,穿越历史风烟,对于这个后生究竟是不是绥德人,绥德人自己的记忆模糊了,有些犹豫不定,再到后来,这男子是不是名副其实的绥德人似乎也无所谓了。

绥德只记住了宋代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现在绥德县城中心十字街头有一座高大的石雕像,就是这位傲骨铮铮、因愤懑抗

郁而客死他乡的绥德汉子——韩世忠。

那时,米脂、绥德大概均隶属上郡。属上郡时,绥德还有两个人,他们都不是绥德人,但他们都不得不把自己的灵魂永远托给了绥德。

这两个两千二百年前的冤魂,就是秦时的扶苏与蒙恬。

两千二百年漫长的岁月,他们长眠于绥德,他们不是应该被后世称之为当然的“绥德汉”呢?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蒙恬是秦始皇最信赖的大将,两人皆忠义之士。只可惜,他们俩在秦始皇死后都不得善终。

秦大将军蒙恬,安眠在大理河北岸。两千二百多年后,这里成为绥德县第一中学的校园。墓地东望二郎山,西对马鞍山,据称为风水宝地。一个生前让匈奴畏之如虎的秦将,屈死之后与安静的校园、与莘莘学子共处一地。

蒙恬墓的西面有一座立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石碑,碑高1.42米,上书“秦将军蒙恬墓”六个大字,也有资料说此墓碑为清代乾隆年间的绥德知州张之林所书并立。

绥德境内,有一小小疏离山,山的一面斜土坡前面,立了一座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墓碑,上面篆刻着“秦扶苏墓”四个大字。在墓地周围种植了一些柏树,但地上杂草丛生,

很是荒凉。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秦始皇长子的墓,不敢相信这就是扶苏的墓。因为,与其父秦始皇建在骊山的始皇陵——巨大陵墓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呀!

秦始皇三十五年,就是公元前212年,残暴成性的秦始皇听不得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在首都咸阳坑杀——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并将几乎所有书籍付之一炬——这个中国历史上极其黑暗残忍的“焚书坑儒”事件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对此,凡有头脑的人都认为这是秦始皇的发疯行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制止。只有天性仁厚的公子扶苏为此深感忧虑。他亲眼看见这一幕惨剧,很是于心不忍,扶苏勇敢地向父亲直言苦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素来刚愎自用的秦始皇闻言大怒,当即贬谪扶苏到上郡,监蒙恬军。秦始皇临死前,下诏让长子扶苏赶回咸阳参加葬礼。可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胡亥(史称秦始皇一生共有23个儿子)在宦官——中车府令赵高的挑唆下,与丞相李斯合谋篡位,下伪诏赐公子扶苏死。扶苏既死,赵高等又下伪诏赐蒙恬死。蒙恬不信,疑内里有诈,要求面君申诉,被驳。蒙恬的部将都劝蒙恬举义旗反叛,蒙恬为了对得起秦始皇的知遇之恩,

虽然手中握有数十万大军兵权,却至死不从,遂违心服毒惨死于阳周(现在的陕北子长县)。三军将士无不怀恨含泪,将蒙恬移葬在绥德大理西岸的风水宝地上。他们用战袍土堆成高高耸立的土丘,好让将军死后与先他而去的公子扶苏的墓家隔河相望,互不寂寞。

在扶苏、蒙恬屈死之后,又过了四百年,纷杂混乱的东汉末年,出现了这个高大、剽悍、威武、眉宇之间还透着一股阳刚之气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吕布。

只是,怎么看年轻的吕布,那英俊的容颜,总显得有些轻飘,有些单薄,缺少厚重感,缺少可读性。这是为什么呢?

好看的男人也是要有厚度的。这厚度要靠品格和智慧饱满起来的。要是吕布的身躯里,流淌了当年蒙恬大将军旗下那些驻守绥德的忠诚尚义的三军将领的血该多好啊!

“米脂婆姨绥德汉”,那“绥德汉”就是指吕布。可惜,吕布除了被散落在民间的歌谣记起,是一个可能的绥德人,关于他的生前身后,再无史料记载是与绥德有关的。

说这些活的,是后代的绥德人。后代绥德人只将吕布的英俊容貌作为了绥德的骄傲。看得出,后代绥德人为此很有些遗憾的。

## 谷雨

□春草

春暮谷雨抵,相看露花湿。  
围炉煮新茶,觉寒着厚衣。  
种豆伴晨曦,垂钓炊烟起。  
青子枝头落,采桑归来迟。

## 我是一棵小草

□李晨光

我是一棵小草  
扎根在贫瘠的土壤  
哪怕缺少阳光雨露  
也要奋力生长  
我要用自己的生命  
把脚下这片大地染绿  
让它越来越美丽  
我要用自己的一生  
点缀这片大地  
诠释生命的意义

## 白杨

□曹林燕

春天里,花色在颤栗;夏日里,绿叶在颤栗,都是蓬勃,都是葳蕤。若要细细去选一样植物的话,我必是喜欢白杨的。

山坡、沟道、河滩、路旁,一般多见冲天而起的白杨树。枝干粗壮,树皮泛白,如灰蜡。布满了粗粝的黑斑,看着斑驳。

三四月间,枝上芽叶褐色初展,现了树身的标直。等到五六月,叶片肥圆时,微风轻拂,枝头便传来嗡嗡之声。到了七八月,风息一天,叶如雨声,淅沥入耳。正应了古语“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的意思。白杨发抖,动得有形,有趣。白日,阳光也跟着它们晃动,一整棵树都跟着晃动。要是有一大片白杨林,整个树林便开始冷冷地唱起来。

短夜里,月色披挂的时候,门前的白杨树便成了银灰的快乐。沙沙沙、嗡嗡嗡,风大风小,叶子都在响。农人一天的疲惫都被它们带到梦境里去了。鸣蝉也歇下了,虫鸣也打盹了。唯有白杨树叶在发抖,一直唱到月儿偏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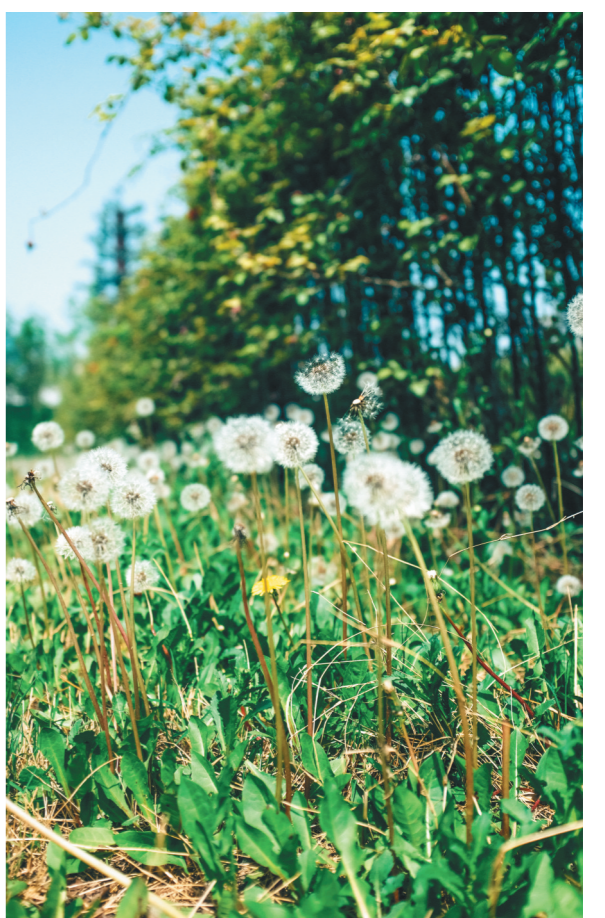
我少时常常会对发发抖的白杨发呆。遥想着一些快乐的心事,后来这些心事竟然幻化成了一小块乡愁,冲击着视觉的记忆,回到洋峪川的山野里去了。

好像堡子山脚下有很多白杨树的,好像燕子沟外也有一些白杨树的。只是那燕子沟里已无燕子了。长久以来,燕沟被洋峪川人顺坡斜成了野沟,正面坡沟里树阴遮蔽的景象消失殆尽。悬崖峭壁上密匝欢跃的燕子也没了踪迹。想来,真是可惜!乡路倒是越发平坦,砂石采挖也越发疯狂了。燕子沟如今满目苍凉,只剩秃秃一片残状,令人徒生伤感。而那堡子山上虽已重修了山庙,也是无人问津。

洋峪川本是五里一小庙,十里一大庙,过去祈雨庙会都是很热闹的。现在庙身寂寞,只有洋峪河两岸的翠色能给人一点安慰了。

那翠色便是白杨树的歌唱,我将它们视为天籁、地籁和一个村庄的人籁。回到洋峪川,处处可见童年的白杨林、艾草、荆棘丛和山坡。

漫山遍野飘荡着儿时的往事,也充斥着虚空。村庄替人们照顾着洋峪川的寂寞。浙浙沥沥的杨树叶在一厢里,尽着自己的美好。



伞花朵朵——蒲公英 禾召摄